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二〇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1/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二〇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忍經一卷

〔元〕吳亮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正統十年刻本

一

龍輔女紅餘志二卷

〔元〕龍輔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崇禎間海虞毛氏汲古閣刻詩詞雜俎本

一七

誠齋襍記二卷

〔元〕林坤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祕書本

三七

瑯嬛記三卷

〔元〕伊世珍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五四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二十卷

〔明〕仁孝皇后徐氏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永樂五年內府刻本

九一

歷代臣鑒三十七卷

〔明〕宣宗朱瞻基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宣德元年內府刻本

四八二

忍經一卷

〔元〕吳亮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正統十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忍經一卷》

提要

忍經

錢唐塘心吳亮編集

易損卦云

君子以懲忿窒慾

書周公戒成王曰

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又曰

不啻不敢含怒

又曰

寬緩厥心

顧至告君陳曰

忍經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左傳宣公十五年

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

之道也

昭公元年

魯以相忍爲國也

哀公二十七年

知伯入南里門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

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

趙莊王

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

左傳

一慙不忍而終身慙乎

論語孔子曰

小不忍則亂大謀

又曰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

又曰

君子無所爭

又曰

君子矜而不爭

顏子

犯而不校

戒子路曰

齒剛則折舌柔則存柔必勝剛弱必勝強好鬪必傷好勇必

亡百行之本忠之爲上

老子曰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又曰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又曰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又曰

天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

荀子曰

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蘭相如曰

兩虎共鬪勢不俱生

晉衛玠

嘗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又曰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終身無喜愠之色

曹參爲國相舍後園近吏舍日夜飲呼吏應之引參游園燕
國相召按之乃反獨張坐飲亦歌呼相應見人細過則掩匿
蓋覆
醉飽之過不過吐
丙吉爲相馭吏頻醉西曹詰罪之吉曰以醉飽之過斥人欲
令安歸乎不過吐嘔丞相車茵西曹第忍之
地上取履
張良亡匿嘗從容遊下邳地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
其履地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強忍下取履因跪
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出跨下
韓信好帶長劍市中有一少年辱之曰君帶長劍能殺人乎
若能殺人可殺我也若不能殺我從我跨下過韓信遂屈身
從跨下過漢高祖任爲大將軍信召市中少年語之曰汝昔
年欺我今日可欺我乎少年乞命信免其罪與之一劬官也
泉案反

韓安國爲梁內史，坐法在獄中。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寡人亦有燃否？」田甲曰：「寒灰僅燃，我即取其上。」於後，安國得釋，放任梁州刺史。獄吏田甲驚走，安國曰：「若走九寺，誅之若不走，赦其罪。」田甲遂見安國，安國曰：「寒灰今日燃，汝何不取？」上田甲惶懼，安國赦其罪，又與田甲亭尉之官。

認金

直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亡金郎大慙。以此類爲長者。

誣袴

陳重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袴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袴以償。

棄汚朝衣

劉寬仁恐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之，趁朝裝畢，使婢捧肉羹，翻汚朝衣。寬神色不變，徐謂婢曰：「羹爛汝手耶？」

認牛

劉寬爲司徒，人有走牛就寬車中，認之寬不爭辯，默解與之。步行而歸，後數日主得牛，乃慙送謝。寬曰：「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認馬

卓茂性寬仁，恭愛鄉里。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嘗出，有人認其馬，茂心知其謬，嘿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送馬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

雞肋不足以當尊拳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

唾面自乾

妻師德深況有度量，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其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默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其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五世同居

張全翁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州，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太宗以爲然。

九世同居

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臨幸其家，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流涕，遂賜繅帛。

置怨結權

李泌嘗參鼎李吉甫之才，厚遷之陸贄，疑有黨，出爲明州刺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權人器重其量。

輕壞不加罪

裴行儉常賜馬及珍鞍，令吏私馳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云不加罪。

萬事之中忍字爲上

唐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所爭，嘗於茶几間大書忍字至。

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
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
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盤碎色不少吝

裴行儉初平都支邊蜀獲環寶不賞番酋將士願觀焉行儉
因宴偏出示坐者有碼碯盤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
惶懼叩頭流血行儉笑曰尔非故也色不少吝

不忍投
許國師為相州刺史以寬治部有受賂者國師不忍按其人
自媿後修飭更為廉士

遂以自免
唐書師德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已遂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
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悲曰為田舍

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盛德所容

狄仁傑未輔政善師德薦之右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
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妻公盛德我為所容乃知吾不
逮遠矣

令坊匿瑕

晉陳騫沉厚有智謀少有度量舍坊匿瑕所在存續

未嘗見喜怒

唐賈耽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家人近習未嘗見其
喜怒之色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

語侵不恨

杜衍曰今之在位者多是貴人小節是誠不知也衍歷知州
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負其不職者委之以事使不暇情不
謹者諭以禍福不必繩以法也范仲淹嘗與衍論事異同至
以語侵杜衍衍不為恨

釋盜遺布

陳寔字仲弓為大丘長有人伏梁上寔見呼其子訓之曰夫
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梁上君子是矣俄聞自投地
伏罪寔曰觀君形狀非惡人應由貧困乃遺布二端令改過
之後更無盜

慰寒架橋

淮南孔晏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竊其園中竹
是敗其冰水冰寒為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則其愛人可

射牛無怪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醉嘗射殺弘駕車牛弘還
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
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
不輟

代錢不言

陳重字景公舉孝廉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
日至請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
曰非我之為當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認承不爭

曹節素仁厚鄰人有失豕者與節豕相似詣門認之節不與
爭後所失豕自還鄰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謝節笑而受之

鼓琴不問

趙陽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携一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唯得忠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消更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徇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知惡太尉曰理

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關失必多準對忍經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王文正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過冬至祠家廟列百盞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又痛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不形於言

韓魏公器量闊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宗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

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辭矣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非毀反已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在我而罪在彼爲用計其如何

辭和氣平

九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委曲彌縫王沂公曾再蒞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圯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爲代親之數曰王公宜其爲宰相我之量弗及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

詆短避謝傳猷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佳節馬歡書歷詆其短李遂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贖狂生遂發詆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少妨賢路盛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蹴踏拜三曰辱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直爲受之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文也如此

服公有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寬大有量

程氏遺書言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

忍經

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山寶寧寺也公一日在予歎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報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呵辱自隱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驅不知其爲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容物不校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爲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其且假貸償之久之鈎致

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如此

德量過人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撻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擗額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愿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

衆服公量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贖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

忍經

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還居不迫直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弟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公居而不迫其直此皆人情之所難者

持燭燃鬚

宋丞相魏國公韓琦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它顧燭燃公之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

持燭矣軍中咸服

物成毀有時數

魏國公韓琦鎮大名日有人獻王杯二隻云耕者入壤塚而

得之表裏無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白金恭之尤為寶玩每
開宴召客將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杯其上一日召漕使且
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杯俱碎坐客皆愕
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
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服
公寬厚之德不已

罵如不聞

富文忠公少者有罵者如不聞人曰他罵汝公曰恐罵他人
又告曰斤公名云富某公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伴為不聞

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是小子亦參
政耶蒙正伴為不聞既而同列必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許

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知不聞也

罵殊自若

狄武襄公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汚有劉易者亦與坐
易素疎悍見優人以儒為戲乃勃然曰驟卒乃敢如此詰罵
武襄不絕口擲樽而起武襄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愈溫易
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

為同列斤

王吉為添差都監從征劉吁吉寡語若無能動為同列斤吉
不問惟盡力王事卒破賊迂統制

不發人過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
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

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

今日不喜飯可其粥其子弟趨於公曰庖肉為羹人所私食
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
食其半為羹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
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墮
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
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焉卒歲
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
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
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器量過人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畦畛動蓋天下位冠人

臣不見其喜其甚其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

憂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憂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
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
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者表裏皆合無一不
相應

動心忍性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
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磨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
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
此便道理出來

受之未嘗形色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

溪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

與物無競

陳忠肅公權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忤逆不怒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替卷授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司事而狀尾忘書名

忍經

事四

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卷從容以授之

俾之自新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司責文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憶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而遷善者甚眾不必繩以法也

未嘗按黜一吏

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祐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小過不憚

宋朝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署拾官吏小過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士之大者望為公卿次而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下亦望為州郡幕職官奈何錮之於聖世

拔藩益地

陳器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藩地自益器見之伺伯去後密按其藩一文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過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置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

兄弟訟田至于失歡

清河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太守蘇瓊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為同姓

忍經

上十五

將忿忍過片時心便清涼

彭令君曰一朝之忿可以亡身及親錐刀之利可以破家蕩業故忿爭不可以不戒大抵忿爭之起其初甚微而其禍甚大所謂消不塞將為江河綿不絕或成網羅人能於其初而堅忍制伏之則便無事矣性猶火也方發之初戒之甚易既已熾熾則焚山燎原不可撲滅豈不甚可畏哉俗語有云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戒小事成大試觀今人忿爭致訟以致亡身及親破家為產者其初亦豈有大故哉被人少有觸擊則必忿被人少有所侵陵則必爭不能忍也則爭而人亦爭之毆人而人亦毆之訟人而人亦訟之相怨相讎各務相勝勝心既熾無緣可遏此亡身及親破家蕩業之由也莫若於將忿之初則便忍之緩過片時則心便清涼矣歛

其欲爭之初則且忍之果所侵有利害徐以禮懷問之不從而後徐訟之於官可也若蒙官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以全隣里之義如此則不傷財不勞神身心安寧人亦信服此人世中安樂法也此之忍鬪爭競喪心費財伺候公庭俯仰胥吏拘繫囹圄荒廢本業以至亡身及親破家蕩產者不亦遠乎

忍爭損身忍訟損財

應公君曰人心有所忿者必有所爭有所爭者必有所損忿而爭鬪損其身忿而爭訟損其財此君子所以鑒易之損而懲忿也十一世未嘗訟人于官

按圖記云雷孚且豐人也登進士科居官清白長厚好德與義以樞相恩贈太子大師自唐雷衡為人長厚誠通至孝十

一世未嘗訟人于官時以為積善之報

無疾言遜色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明以治心養性為本寒暑欲薄滋味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壻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技遊宴以至干懷弄奇玩淡然無所好

子孫數世同居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余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嫁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

願得金帶

康濟問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

匕首至卧内遽塞幃帳魏公延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讓讓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獲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拜三嘆服曰非琦所及

忍可成德

范忠宣公親族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座右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儉樸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公誠有德

樂陽呂公希哲熙寧初監陳留稅堂樞密察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不為動章嘆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耳所持一心

王公存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主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如一

入服雅量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其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誓而不及暮職怒召其卒責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

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雖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終不自明

高防初為廬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給云防使為之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千馬一疋遣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驚嘆益加禮重。

戶曹長者

長樂陳希穎至道中為果州戶曹有稅官無廉稱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義責之異其或懷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廳之小吏持其食墨狀于郡曰行儀若干各

忍經

十八

有字號其字號其儀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戶曹俾陰同其行則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號驗治之聞者皆為之恐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許之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為之所稅官聞之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行戶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察視則皆衣食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為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

逾年後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

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皆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終不自辯

蔡襄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

自擇所安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晚年為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待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

忍經

十九

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稱為善士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寒賤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鄰里稱君為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及姪傑幼

繼登進士第今爲曹南令族
得金不認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
發儀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
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
人以金入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一言盡粉

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
公不答上作色曰臣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
一言則盡粉矣上重答言

無入不自得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爲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困美里

忍經

而演易若無美里也孔子圍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
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地至夏侯
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
生患難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
乎

不若無愧而死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蘇原放歸其親至忤大臣
章惇落取知隨公章疏時或以難回輻爲解萬一遠謫非
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於此無一人爲上言者若
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
裝以俟謫命公在隨幾一年素苦自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
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

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爲
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
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
路矣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
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
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
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
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卒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
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
止

未嘗含怒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謀見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

忍經

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
含怒於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餘及醫藥方書
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兒益康寧如在中州時

謝罪敦睦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人取妻諸婦分異又數
有鬭爭之言彤深懷忿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情身謹行學
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
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相敦睦

虞母南曰

十聞九勝無一錢利

韓魏公

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嘗言天下事無有益如意須是變

忍不然不可一日處矣公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常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使歸于是雖勝者亦自然不爭也

王沂公

嘗言與得三斗醋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待則甚壹任他怎奈何休理會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達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溢語難收

程子曰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張思叔釋

詔書懷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謝

孫氏如

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則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曰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此顧雍

白居易曰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出於身

呂氏童蒙訓云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張無垢云

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

在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以彼此兩得也

或問張無垢

愈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是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

蘇子曰

高帝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項籍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金鋒而待其弊

孝友先生朱仁軌

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

一段

忍經

卷三

吳湊

僚吏非大過不榜責召至廷詰厚去之其下傳相訓勉舉無稽事

韓魏公語錄曰

欲成大節不免小忍

和靖語錄

人有忿爭者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省心子曰

屈己者能犯衆

童蒙訓當官以忍為先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

當官不能自忍必敗

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戒暴怒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失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勝中傷

師友雜記云

或問蔡陽公爲人所害當何以處之

忍經

一側者爲害何者爲厚自然無怨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他一等也以此自處怨心亦自消也

唐充之云

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詬不足爲人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

素氏世範曰

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第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于吾心雖曰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

効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

顧家貴處忍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知之何譬如身有癰瘡疥癩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若人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憂患當明理順受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自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慕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所憂慮之事異爾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矣

忍經

卷十五

同居相敬貴寬

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間或一再尚可與辯至於百無一是且朝夕以此相臨極爲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有此當寬其懷抱以無可奈何處之

親戚不可失權

骨肉之失權有本於至微而終至於不可解者有能先下氣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

奴婢僕當寬恕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